

心

香一瓣

□刘又贤

紫薇花开十里香

天上一颗星，地上一树花，音同名相似：紫薇，紫薇。

紫薇，吉星。解灾厄，逢凶化吉。紫薇，名花。树姿美，花期长，百日红。“独占非芳当夏景，不将颜色托春风”，从夏开到秋。紫薇花语：好运。相传远古时代，有一种凶恶的野兽名叫年，伤害人畜无数，紫微星下凡，将它锁进深山，一年只准出山一次。为了监管年，紫微星便化作紫薇花留在人间，给人间带来美丽和平安。

院子里栽有紫薇。不识紫薇，只道是寻常花木，任其自然开放，一似故乡的冻米花开在陌上，开在路边。在小区步行，见粉红花朵艳丽，向花工问名，答曰：紫薇。很早就知道紫薇，那时的紫薇开在古诗里。杜牧诗云：晓迎秋露一枝新，不占园中最上春。桃李无言又何在，向风偏笑艳阳人。杨万里诗

亦云：似痴如醉丽还往，露压风欺分外斜。谁道花无红百日，紫薇长放半年花。

花工是我的“老师”，让我认识了高牙茅、麦冬、红花继木，现在又让紫薇从古诗中走出，开放在院子里、秋风中。花工姓郑，春天就来到小区。从春到秋，已近两个百日。夫妇二人，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。风雨晨昏，炎炎夏日，上晒下蒸，蚊虫叮咬，他们都在辛勤地工作。剪枝、栽种，浇水、除草。小区的花儿一茬一茬地开了，草一地一地地绿了，风景一天一天地宜人，小区更加宜居了。

每次遇到，总看到他们的笑脸，总是和过往的居民打招呼。他们过着平静而充实的生活。从脸上你看不出他们曾经历过大风大浪，他们在水上生活三十多年，河湖港汊，自由来往，是经验丰富的船长和船娘。孩子工作了，自己也老了，闲不下来，就弄弄花草。草要浇，花要剪。草怡情，花养眼。

上午的小区宁静，甚至有些空旷。在小区步行，常常见到小孙。小孙是物业公司工作人员，是我们的生活顾问。今年初春，宅在家里，不敢下楼，一日三餐不能少。小孙很忙，网购，分发，有的还要送回家。妻子的药用完了，小孙就把自己裹得严实，骑着车到医院。有老人胆大，不戴口罩，喜欢群聚，小孙好言相劝。从早到晚，在小区，着一件红色工作服的小孙成了移动的风景。

其实，小孙并不小，女儿都大四了。只是因为她长得年轻，加上小巧，因此打电话，见了面，我们都喊她小孙，这样亲切。她每天都巡查，把门岗、清扫、绿化安排得井井有条。她建了一个业主群，让大家及时了解小区的情况，做到五星服务，每时每刻。她在小区放映的露天电影很火爆，“老小孩”、小小孩奔走相告。新物业进来不到半年，小区就换了新颜，改了旧貌。

每天傍晚，妻子都陪我步行，风雨无阻。我身体不好，她鼓励我，加强锻炼。在家养病，难免寂寞，她就让我写点东西，写不出来，就读读文章。她要上班，总是在晚上把菜准备好。周末，她总是肩背手拎，准备好一周的菜。空闲时拉我上街，看看外面的世界。买点东西总是自己拿，让我当甩手掌柜。见我过意不去，她就说：“年轻的时候是你照顾我，现在该我了。”

在小区走路，越走越快，越走圈子越多，身体日渐好转。从夏到秋，看紫薇开放已不下千次。看到紫薇，我常常想到妻子，想起白居易的诗：“独坐黄昏谁是伴，紫薇花对紫薇郎。”让人惭愧的是，年近花甲的我早已不是“郎”了，这句诗应该改成：黄昏偕行谁是伴，紫薇花对紫薇翁。

天上一颗星，地上一树花。花似人，人似花。

皖韵微风一馆藏

文

化人生

□胡铭

历史的痕迹，在无声中叠加。

安庆，一座悠久古城，浸润着曾经的沧桑与繁华，无数的智慧、事迹，如一个个音符，在苍穹下演绎着。它的升，它的沉，带有自身的力量，无论激扬还是悲壮，都彻底地敞露着。

一艘巨轮，向我们驶来，载着传承、记忆和希冀。历史与现实、现实与未来，进行着一场又一场的对话。

博物馆，城市文化的坐标，以其外韵内涵向世人展示。新建的安庆博物馆，肩负着使命，顺应着时势，拔地而立，气势恢宏。馆名系当代书法草圣林散之先生1978年所题。

初秋的一个周日上午，几位朋友邀约去参观。清晨，还在洒着淅淅沥沥的小雨，不一会天就放晴了，好兆头。

博物馆的陈恒先生早已在那等候，他握着我的手说：“胡老师，欢迎回家！”朴实简短的七个字，我感到温暖无比，同时也掺杂着些许的酸楚。是啊，博物馆也是家，倾注了几代人的心血和努力。我的父亲是一位老文博工作者，从最初的组建到后来的发展，呕心沥血，视馆为家，同样也还有一大批已退休或故去的文博人曾为此而默默奉献。基石，成就了辉煌。

有幸的是，著名作家石楠先生应邀与我们一同前往，八十有三位老人见证了安庆数十年的风雨变迁，感受了安庆浓郁的人文气息。她很兴奋，眯着眼睛认真观看每一件展品，仔细听着讲解员的介绍，频频点头。先生欣然接受电视台的采访，美好的祝愿尽在言语中，她还热情地为安

庆博物馆题写：“讲好安庆故事，传承中华文化”。

历史并不遥远，始终在传递着层层信息。先人的点点滴滴，浓缩于不计大小的空间里。

作为国家二级综合性博物馆，当然得注入地域的特色元素。中央大厅的浮雕墙，古朴典雅。安庆名胜天柱山巍然壮观，振风塔挺拔耸立，樟树密布而蕴含生机，孔雀东南飞也透着满满的活力；横贯的城墙再现当年威风，下方的城门更是牵动人们的思绪。

置身于展厅，被氤氲的文化气息所重重包裹，一颗敬畏而虔诚的心，梳理着古老文明的一个个片断。

安庆及下辖七县市的文物珍品汇集于此，其中有不少还是国家一级藏品。“镇馆之宝”越王卅七古剑，铸造精湛，通体无锈蚀，上有鸟篆铭文32字，是迄今为止越王剑中铭文最多的一把，该剑早已褪去昔日的血腥与霸气，静静地享受着和谐与安宁。唐鸚鵡衔枝绶带纹铜镜，镜体较大，为国内罕见。石雕人面像，造型生动，似乎在诉说着不为人知的史前文化。清代及近现代书画作品精彩纷呈，彰显皖墨神韵。

安庆博物馆总建筑面积4万多平米，设有8个展厅，融



合了文物、雕塑、图表、油画、场景复原、沙盘、多媒体展示、现场演绎等多种形式，动感强烈，效果明显。博物馆的多重职能的拓展与延伸，它面对的是社会大众，少数人的研究和多数人的欣赏同等重要，相辅相成。我们知道的不仅仅是陈独秀、邓石如、邓稼先、严凤英等，还应该是更多的风云人物和历史故迹。

昨天是今天的历史，今天也会是明天的历史。一条亘古不息的脉络，闪着耀眼的光，它是物质的，也是精神的。

走出门，又是一片天地，云卷云舒。我想，身边的一切也是在不断变化之中，像一场大戏，当留下值得留下一幕。

“山云古道”：八十一道弯

江

淮风情

□周明助

“山云古道”深藏于我省绩溪县家朋乡境内松木岭村东面的山云峡谷，鲜为人知，是古时经荆州入浙江的一条通道，也是松木岭村人进山云岭耕种和砍柴的外出通道。

山云古道东起松木岭村五亩子，经上凸、山云洞、下过溪、乌石堆、上过溪、石屋下进入山云岭腹部，翻越海拔1158米的山云岭隘口就是荆州乡下胡家村，全程约10余公里。古道由峡谷和盘山蹬道两部分组成，其中峡谷部分因荆州公路开发一些古道被公路覆盖，松木岭至水屋下盘山蹬道均为原始路面，保存基本完好。

从山云洞的路径沿古道进入峡谷。峡谷逼仄幽深，两边山崖峭立，刀削斧劈一般。仰首可望崖上草木点点，偶有松树一丛丛，虬枝盘旋崖间，可与黄山奇松媲美。谷内的大小卵石矗立其间，如屋如床如桌如凳，错落跌宕，似人似物似神似仙，千姿百态。当地百姓为之命名曰：“洋灯石”“官帽石”“卧佛石”“姐妹石”“仙人问天石”，还有“狮子站岗”“宽刀沟尖”“一线天开”“关公观史”等奇异怪石。走在这些巨石间，不得不惊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以及徽州古人的想象力。尤其是一处土名为“石屋下”的巨石，下面的平石在上面巨石的遮挡下，面积竟有近30平方米，人们可以在此尽情放松躺着休息，令人叹为观止。

奔腾在巨石间的是大大小小的瀑布和碧潭，溪水冲泄而下，清澈见底。山岚然矗立，登高望远，心境渐宽，心胸豁达，心中之郁自然随风而去。行走在这清纯不染、涛涌不竭的流水边，涤荡心扉，阅尽世间万物的悠然淡泊之油油然而生。

与奇石秀水映衬的是松树。似乎就是中国山水画里画的那样，山云峡谷两边是松树，盘旋在松林里的古蹬道更让这幅画卷有了灵气，有了田园气息。

山云古道由一块块形状各异、大小不一的花岗石铺成，整条路面有高有低、平仄不一。花岗石比徽州传统青石板略粗糙，铺成登山步道既结实牢固又防冻防滑。

山云古道从山云洞谷底至山云岭隘口盘旋而上，像一挂折折叠叠的角尺嵌在浓密的灌木丛中，据说多达九九八十一道弯，在现存徽州古道中确是少之又少的。那时没有公路，松木岭先民进山去耕种和砍柴全靠肩挑背驮双脚走天下，难怪现在有些老人谈起来，还说进山云吃不消，至今仍传有“山云高高，路子迢迢，山云搞柴，走来要嚎”之说。

如今的山云古道早已淡出原始的交通功能，作为松木岭村人在艰难困苦的条件下辛勤劳作历史印记。

古道沧桑，草木葳蕤。期待着藏在深山里的山云古道这颗明珠早日掀开“神秘面纱”，为古老的山村注入新的发展生机。

人生如牌

青

萍絮语

□孙邦明

一位年轻人在朋友圈说，人生好似一副完整的扑克牌。30岁前，拥有全部的可能性，可以战胜许多的不可思议。30岁后，人每年都会消失掉一张牌。

此话有同感，人生如牌。

年轻时，如旭日初升，无论手抓什么牌，经过排列组合，同花顺、长枪短炮总有两样，敢于迎头鏖战，如遇敌方还不断地给你喂牌，那么天时地利，一气呵成，打得顺风顺水，轻易地便会登上上游宝座。这似乎是人生中的常态，顺境里的幸运。

坏情形是，牌运不佳，对方强劲，如一开牌就自我暗示为“输者”角色，其结局定输无疑。争取好的结果只能是，立足实际，树立信心，洞察牌势，步步为营，稳打稳扎，即使赢的希望渺小，输得也不会太惨，甚至还有可能以弱胜强，逆袭成功。这是逆境中的自我奋斗和自我救赎。

换一种情形，手握一副好牌，而自己牌技能力有限，加上不明形势，瞎打一通，其“输”的结果可想而知。琢磨一下，其实好牌也好，差牌也罢，输赢主要在于自身，个人主观能动性的发挥是牌局取胜的根本原因。

牌如人生，情形多变。人生难测，哪有生来顺、事事顺的人生好运。现实生活中，多数人仍要靠自己的努力与奋斗，才能成功，环境与条件是锦上添花。

30岁前，人生仿若白纸上开画，有无限的想象，任你朝任何一个方向“自我涂鸦”，什么时候努力都不觉迟。因为你拥有的是时光，心不向失败妥协，定位好人生航向，固植良好的习惯，然后开足马力，奋勇前行，就有无限的人生可能。

古人云：三十而立。30岁后，人生有些不良的态度和习惯渐已养成，如醒悟转向，此时需要的不仅是立志和决心，更需有纠偏的时间和机会成本，就像激流中的一叶小舟，靠岸休憩一下，也许都需要费尽你的周折，磨砺着你的意志。

朋友年轻，讲出此话，其用意或是惋惜，或在警示，然其中传递的一个意思却是明确的：人生努力须趁早，莫端金樽空对月啊！



岁月流过我心田

如

歌岁月

□熊凤霞

每座村庄都有自己的历史，从长河的远端流到今天，活鲜鲜，不打拌儿。活鲜鲜，是因为有故事。就像窗槛角落静静卧着的这把手电筒，见证了无数次夜晚的故事。它曾陪我水田里捉泥鳅，菜园里摘桑叶，山弯里找牛，土路上送麦；然而，记忆最深的，还是去看野猪，路上拿它当照明，到了地里当武器用。

夏秋之交，一山一山的玉米熟香飘荡，引得成群的野猪来偷食，人们只好天一擦黑就去玉米地蹲守，打梆子、烧火堆，和野猪们斗智斗勇。夜晚行走，人们都携带一把手电筒。来到自家玉米地里看守草棚，先吆喝几声或敲几声梆，再把手电筒的光线射向夜空，算是跟各家山头伙计打个招呼。风吹斜挂在草棚外的瓷缸风铃声、山泉叮咚叮咚声交织在一起，也不会影响乡人对野猪逼

近的感判，他们各有一套经验，防范野猪窜入自家玉米地里撒野。

除了手电筒，还有一种用葵花杆做成的火把。那时候，它几乎是乡人们夜里赶路必带的照明用具。因其成本低，易点燃，抗风能力强，且不易熄灭，乡民们特别喜欢用。

记得30年前的白露之夜，爸爸手牵着姐姐肩驮着我，追随人群去看电影。由于队伍太长，只有爹随带一只葵花杆火把照亮，我们父女又走在队伍的最后面，除了听乡人们的脚步声，我就是仰头看那无边的夜空。

夜色是神秘的，连星星眨眼都没有，只有纯纯的黑。山弯一道道转了又转，仅有一的一丝火火把晕过来的光线断了又续，续了再断，断了就乱了。群山包围之中，黑暗似一层层的厚油布，裹得人胸口透不过气来，瞬间的恐惧使人慌了手脚破了胆儿，相互瞎撞。多少年后，那种心手相牵的温馨总是在记忆中闪现。

七婶八爷二楞三姐都来了。有的站在树杈上，有的挤在墙头上，有的蹲在房梁上，我骑坐在爸爸的肩上。人多面子大，把个影片儿噤瑟得晃头晃脑的醉了酒般。画面变换的亮光一闪一闪，幕布拂面波澜轻滚，悄无声息地把人的思绪带到无垠的夜空里。

看完电影，又往回走。夜更黑，星星反而亮了。人们去时的欢欢喜喜，回去时却稀稀拉拉，时不时小心过沟跨坎的提醒。芦苇随风擦席而来，凉丝丝的，让人不禁打冷颤。

现今，路灯入村入户。一条条乡村水泥路、沥青路上的灯光点缀在远山天地之间，似游龙，宛如虹，划出群山的脉络，描摹出村庄的模样。人们的夜生活丰富多彩，跳广场舞，迎风乘凉，围坐夜聊，打球跑步，下棋喝茶，惬意而充实。

村庄的历史如长河，一路流淌，见识过一茬又一茬的人和事，侵蚀过一代又一代的物品。因其背后藏着的故事，打上岁月沉醉的光，被记忆悄无声息地反复打磨，越发鲜活温暖。

锦绣大地 张德华/摄

五月風

职工 卞丹妮 中国书法协会会员

